

“人大代表举报政法委副书记聚众吸毒淫乱”调查

有人看见副书记和女当事人在包间



上官所说的宾馆



上官称有证据被烧毁

另一被举报人：闭口不谈举报

被举报人阜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于洋的电话一直开通但拒绝接听，记者到阜新市交警支队找到了另一个被举报人韩景岩。在举报中，上官宏祥提供证据认为，“于洋与韩景岩多次参与组织聚众吸毒、淫乱”，对此，韩景岩的态度与于洋一样，“组织正在调查，采访需要组织批准，没有什么可说的”。

辽宁省纪委工作人员认：“不清楚”

记者昨天致电辽宁省纪委办公厅，询问省纪委对此事是否表示关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并对记者说，“如果是公事，需要发公函过来；如果是私事，可以向信访部门反映”。

“调查结果”引起争议

李静录音：有人称听过口述

上官宏祥实名举报后，阜新市相关部门曾给出一个此事的调查结果，称“举报不实”。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这个结果存有争议。

阜新警方曾称，女当事人李静的录音和材料是在上官的殴打下被迫提供的。北京市林业局一名男子和北京书画

院的一名领导表示，曾听李静亲口讲述自己被迫参与于洋组织的吸毒淫乱的事情。

据了解，阜新警方曾到北京进行调查取证，但没有采信。

王丹“伪证”：她写材料时很自然

女当事人王丹的书面证据也曾被认定是上官威胁之下的“伪证”。

记者昨采访到了上官企业曾经的员工王如意。他说，王丹写下材料当天，是他买到印泥交给上官，王丹当时的神情和言语表达自然，看不出受到威胁。

据了解，王如意没有接到过警方协助调查的要求。

市民：看到于洋和女当事人在一起

让大家同样感到存有疑点的，还有包括于洋与几名当事人的“关系问题”。

记者采访于洋时，他说与3名女当事人“根本不认识”。记者到杨文素、李静家中采访，家人反映，两人都曾提起过于洋。

阜新市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也表示：“2007年的一天晚上，我去一个娱乐场所，路过一包间时，正好遇上熟人付玉红开门出来，我看到于洋、韩景岩、杨文素等

几人在里面。付玉红告诉我，‘于哥请我们……’”

在上官宏祥的加工厂里搞过管理的一个工人说，他听杨文素说过，于洋给其打电话。

专业人员建议：可以检验被举报者的血液

记者昨天咨询了几名从事纪检工作的办案人员。他们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检验被举报人的血液。如果被举报人确为所说的‘长期吸毒’，血液中一定会有留毒品成分”，根据有无吸毒这个结果再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就会有具备说服力的证据。

网上声音

“不打听、不过问”成流行语

“我们纪检工作的原则就是，对不负责办理的案件，不打听，不过问……”对“实名举报”事件，阜新市纪检委一名负责人接受电视媒体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举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阜新各方的集体缄默让公众颇为关注，而这名负责人的“不打听、不过问”，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网友们提出将其顶为网络流行语的建议，有网友称，这是“躲猫猫”之后的又一次网络热潮。

上官宏祥提供的部分“证据”

两个月的遭遇，称先后5次被迫参加了于洋等人的吸毒和淫乱，还有后来被上官公布在网上的录音。一个听过录音的媒体记者说：“长达4个小时的录音，那种紧张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无法想象，一个人照着写好的东西念，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

王丹的书面材料

上官手中，王丹的那份书面材料，更像是一个女孩的日记，流露出无奈、痛苦和企盼。

——2008年，我面试到富苑欣酒店……最早的一切都是安静而美好的，我得到了董事长的重用……而4月末，靳某的回来，让我的梦很快变成了泡沫，她不止一次和我套近乎，又找各种原因说董事长的种种不好……由于种种不良现象和语言传递着对上官的怀疑，我的心凉了，我辞职了。故事本应到此画上一个遗憾的句号，而未曾想到，未来所行的每一步都是已被安排和设计好

了，便让我真的无法呼吸了。

——6月份，我辞职后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上官宏祥想见见我，要求我到迎宾馆，我信以为真……我进了屋，发现宏祥不在，而陈某一，是她引荐我认识了于洋和韩景岩。她给了我一杯水，喝过后我昏昏沉沉地被一个庞大的身体压住了喘不过气来，直到我醒来，才发现自己被扒了个精光……

——第二次是靳某要我去北方取一些东西，在那个房间里又一次见到了于洋、陈某，他们疯狂吸着白色的粉沫，贪婪的表情让人费解。我知受了骗，正欲离开，靳某又把我拉住，我斗不过他们……醒来后，看到于洋卷了一个信封走了。

——2009年4月份，我被恐吓了，于洋再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迎宾馆，他说，你不来你会死得很惨。我怕啊，晚上8点多，那个套房是来了不少人，我认识的没有几个，于洋、付玉红、李静还有几个长像不出众的女孩和男人，

我第一次被迫吸了那东西，不堪入目啊……

——6月份，我再一次被骗，这些人大摇大摆开着面包车进了上官的厂子，于洋、付玉红……于洋对我说：“你不用怕，有什么可怕的，上官身边没人了，下一个他可能会找到你了，有点准备吧！”

“准备什么？”我问，“准备做我们的手电筒啊！”他笑着，并甩了一叠钱，我没拿……

——7月份，上官来看我了，应了他们的话，我又做了棋子……我被推到了上官身边……8月份，我带着无比心酸到了北京。之前的一晚，我被他们叫了出去，用一种强制药物刺激了我的大脑和全身，随后，于洋告诉我到上官那去吧，主要是看看他们的动态，地址，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稳住现状。4日我到北京，6日晚和上官吃完饭，他有事没在家，我又发了信息给付姐，汇报了一些日常状态。7日早，我和上官坦诚地谈了一次，彻底开始了。

据《新文化报》

疯狂马六夜闯红灯

七车连环相撞，肇事司机当场逃逸

昨日凌晨1时40分左右，在成都二环路东三段刚下双桥子立交桥路段往万年场方向，发生一起7车连环相撞的恶性交通事故，造成至少一辆汽车报废，另有多人受伤、一人重伤，交通堵塞一个多小时，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被怀疑系酒后驾车。事故发生后交警三分局及120急救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事故发生时刘先生正准备过街，他习惯性向右望了一眼，但就这一望救了他一命。“当时下双桥子立交桥方向是红灯，已经有几辆车排起等待。我准备上人行道的时候，看见一辆黑色马六以很快的速度开过来，虽然前面是红灯，但它并没有减速停下来的意愿。”刘先生说，“我立刻退后，这时马六依然快速行驶，‘嘭’的一声撞上它前方一辆正在等红灯的面包车。这辆面包车在推力作用下，又撞上前面的一辆出租车。

“马六司机又立即向右打方向盘，又横扫在它右边车道的三辆出租车，其中一辆被撞到前面的水泥罐车上，随后又被弹到

绿化带上。”刘先生回忆这件事仍然心有余悸，“从这些连环撞中可以看出，马六根本就是鼓足了劲在横冲直撞，完全不讲交通规则。如果我当时多走一步，说不定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在这里说话了。”

一辆面包车、四辆出租车、一辆水泥罐车，再加上马六本身一共7辆相撞汽车横在马路上。

“就在这时，从马六上下来三男两女，其中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是从驾驶位置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救援举动，看了一下就立刻跑脱离开现场了。”

交警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在市民的配合下将伤者送往新华医院。被撞四辆出租车中，三辆空车，一辆载有4位客人，其中有一男一女受轻伤，另有其他车辆上部分人员受伤，大部分在医院包扎后当夜出院。第一辆被撞面包车司机周贞彬师傅伤势最重，被撞断一根肋骨，面包车基本报废。

清理现场看到肇事车辆后，很多市民认为司机可能是酒后驾车。

据《天府早报》

新闻追踪

四川宜宾枪击哨兵案开庭 主犯伍勇被判死刑

宜宾杀害哨兵案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系列抢劫案昨日一审宣判，主犯伍勇被判死刑。

2003年至2009年间，伍勇制造了系列惊天大案，其中2003年发生的“9·11”枪击卫星观测站哨兵、“10·2”袭击市政府保安、2008年发生的“11·11”持枪抢劫内宜高速公路北站、“2·23”持枪抢劫内宜高速公路南站等最典型。被定为“宜宾公安一号案”。昨日，该案经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并当庭宣判：被告人伍勇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其余被告人唐正方、张自顺、魏华松、唐德富、田云涛、刘家达也分别领刑。

引人关注的是，伍勇团伙不仅被指控抢劫内宜高速宜宾南、北收费站等群众熟知的罪行，还新增添了两宗“杀人”罪行指控：

“因意见不合杀害战友郭小明”、“伙同唐正方杀害12岁小男孩罗中勇”。

据《华西都市报》

丹凤高中生受审猝死案宣判 县公安局长获刑2年

2009年11月24日晚，受陕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商南县人民法院对商南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闫耀锋滥用职权、王庆保玩忽职守、赵朔等三人刑讯逼供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原丹凤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闫耀锋有期徒刑2年，以玩忽职守罪对原丹凤县公安局纪委书记王庆保免予刑事处分，以刑讯逼供罪判处民警赵朔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判处民警贾严刚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对李红卫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2月10日，丹凤县城丹江河畔发生一起杀人案件，丹凤县公安局成立了以局长闫耀锋任总指挥，纪检组长王庆保任副总指挥的案件侦破指挥部。经过侦查，于2月28日确定丹凤县中学

高三学生徐梗荣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10时徐梗荣被带至丹凤县公安局，即开始连续审讯至3月8日。其间，被告人闫耀锋在专案组及指挥部召开的几次会议上，确定了将审讯人员分组轮番审讯的方案，决定对徐梗荣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不送看守所羁押，在县公安局审讯。负责审讯工作的被告人赵朔，主持制定刑讯方案，对审讯人员分工，亲自购买、安装刑讯工具，演练捆绑犯罪嫌疑人的方法。被告人贾严刚、李红卫等人在县公安局和资峪派出所的审讯过程中，为索取口供，采取不让嫌疑人休息、反背捆绑、吊、打等方式刑讯逼供。3月8日凌晨审讯人员发现徐梗荣身体状况极差、虚弱、言语含混不清。直到10时50分许，王庆保才组织人员将徐送往丹凤县医院，徐梗荣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华商报》

黑龙江矿难：经济损失超4亿

昨日的新兴煤矿，修理井下巷道铁轨，“打壁”加固矿井均已全面展开。

至昨日，直接经济损失还没有统计出来。“得几千万”，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书记史启祥在接受采访时说。而恢复生产“得半年左右”，之前要经过

国家各相关部门验收鉴定。按照新兴煤矿120万吨煤炭的年产量，煤炭减产损失就要

超过3亿元。此外还有数千万元的遇难者家属补偿，恢复生产的更新设备投入还难以估计。各项相加，整个矿难的经济损失要超过4亿元。据《新文化报》